

B. 83. 2.

第四十九期 四二五(出版)
 五中全會與黨派問題……陶百川
 寄上海教育界……張一軍
 林北監請教張君……張一軍
 對一九三九年的預言……巴德勒脫
 抗戰文化的中心問題……尉素秋
 西班牙戰局觀感……王龍章
 日本民衆的悲哀……向敏譯
 論德國收回殖民地運動……伍行海
 法國對西政策之彷彿……陳思敬
 蘇聯的「馬其諾防線」……安雄三島



每星期六出版

主編 陶百川
 編委會 楊家麟 王龍章 黃旭初 陶百川
 通訊處 重慶五福街五十三號
 總經理 重慶街珠市大東書局
 價目 零售五分 預定三月六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本刊已由黨政機關登記



五中全會與黨派問題 陶百川

這次五中全會沒有正式討論黨派問題，然而關於黨派問題的種種傳說，經此可告一段落；因為這次全會宣言，對於黨派問題有剴切而很適當的指示，所以許多流言可以不再而自破。黨派關係依舊可以維持現狀。

目前所謂黨派問題，「推開天窗說亮話」其實祇是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因為中國國民黨中國青年黨和國家社會黨的相互之間，感情都很融洽，步調也頗一致，祇有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其實也可說是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還存在着若干不快之感。有人也許在說這由於黨派的成見，有人或會說這是某些人故意製造出來的。但我以為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我不敢說雙方所有的同志都沒有絲絲的成見，或絕無一人在製造糾紛），真正的成見，是在張君勱先生致毛澤東先生那封公開信裏所說的三點，即第一，中共不肯把軍隊交給全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而毛先生且以此沾沾自喜（見「論新階段」）；第二，中

共還占領着一個特區。傑然自成一國家；第三，中共依舊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主張階級鬥爭。有幾位同志因為中共在陝北特區是打倒國民黨，在淪陷區是反對國民黨，而僅在後方則要與國民黨合作，因而以為中共是「兩面派」，因而痛恨中共；我們祇注意這些純粹的黨派問題，我們祇注意有關抗戰建國前途的統一和國策等問題。我們以為上述三點沒有圓滿的解決，中共必得不到國民黨和其他各黨乃至全國愛護統一和信仰三民主義的人的同情，即世界各國愛護民主統一的友邦人士，也將以此為中共的白璧之玷。

即使中共如願以償，然而上述三點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團結前途恐怕還是有障礙。

這次全會宣言，有一段談到黨派問題，說得很沉痛：「國家艱危至此，必盡量增加抗戰建國之實力，以收衆志成城之效。全國同胞不問其過去政治見解與派別之如何，凡願實行三民主義而參加本黨從事國民革命抗戰建國之神聖事業者，無不誠摯歡迎。」但是「本會議認為團結必本於真誠，而革命精神必求其純一。……本會議敢鄭重聲明：吾人絕不願見領導革命之本黨發生二重黨籍之事實，更不忍中國實行三民主義完成革命建國之實之志業，因信仰不篤意志不堅，致生離隔」。五中全會希望「自今以後，吾同胞必復結誠團結，竭智盡忠，信行三民主義」。這個宣言，無異答復了中共六中全會關於「長期合作的組織形式」的議決案。我所看見的幾家報紙的社評，都贊成國民黨這個光明正大的態度。黨派問題大致可告一段落了，然而黨派問題的癥結却依舊存在。「國內之團結如何而後可以確保，不能不惟先生與所率領之共產黨是望矣」。（引張君勱先生「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

中共也知道許多人對中共不很瞭解，因而焦慮着「合作」的前途，因而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議決所謂「長期合作的組織形式」主張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但不取消共產黨），並將加入的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國民黨的領導機關。（但仍保留其在中共的黨籍）。中共這個辦法，遠論不是國民黨所能接受，（因為國民黨怕蹈民國十六年的覆轍）

中共也知道許多人對中共不很瞭解，因而焦慮着「合作」的前途，因而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議決所謂「長期合作的組織形式」主張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但不取消共產黨），並將加入的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國民黨的領導機關。（但仍保留其在中共的黨籍）。中共這個辦法，遠論不是國民黨所能接受，（因為國民黨怕蹈民國十六年的覆轍）



一通

胡秋原等

一 晉南激戰中

目下南北戰事均趨活動，而西北較甚。(一)晉南在激戰中。侯馬為激戰劇。敵正以芮城為中心，向南北分途進動，我在激戰中。(二)粵海方面敵集團洲站，有犯北進之機，又對峙青島。軍南進，松井賊有至三水說。(三)鄂境我敵仍在天門京山一帶相持。我軍會克服京山，即對力於機動嚴衛。(四)贛北修水湖口均有激戰。(五)皖南亦時有接觸。此外在戰場特別是在浦東一帶，我游擊隊很活躍。我空軍亦在平緩路上奏捷。敵因師老無功，傷亡甚大，官兵多厭戰自殺。然敵人殘忍，亦互古未聞。油頭英輪上的僑胞二百餘人，均為寇殺死於輪上，獨縣被屠者四千餘人。凡此血仇血恨，子孫萬世勿忘！

二 幾件經濟要政

本週內政上的大事，係中國國民黨的第五中全會。蔣委員長有重要訓詞，而關於今後黨政軍之機構與方針，都有重大決定。其次是一二八週紀念日，全國各地均有熱烈沉痛的紀念。但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及四川省府對於救濟方面的設施，這一週很有幾件事情：(一)政院以十萬元撥濟河北省同胞；(二)陝南豁免錢糧；(三)晉南救濟放賑；(四)川省撥三十萬救濟戰區青年；(五)重慶...

慶延丁家實行領米。此外內政在公路建設衛生諸，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凡此一切，都可表現我們一面從事於艱苦的戰爭，同時在經濟減少苦命的苦痛。這是政治進步之一表徵。

三 可敬可愛的同胞

此次抗戰之中，五族團結對外，是我們民族必應保證之一。近來同教訪問團業抵渝，此次遠道宣傳，功勞甚大。回民救國協會最近在西康開大會，白崇禧理事長出席演說，同胞沉日情緒，極為緊張。該會雲南分會亦於最近成立。又堯樂博士先生考索來渝，謂西北同胞，均一致擁護抗戰，也是值得我們愉快的消息。不過同胞，內蒙同胞最近也組織游擊隊，從事抗戰討偽，五族間文化之溝通，經濟之合作，我們更應加倍努力。

四 敵勢日益窮蹙

最近敵議會之「質問戰」中，充分表示日寇前途之暗淡。第一，財政之無辦法，石渡非不拖師。第二，惟恐與第三國摩擦，有田亦情見乎詞。現敵人已租稅二萬萬日圓，然以一九三九——四〇年之預算達一百萬萬日圓，則此區區者亦不過「杯水」而已。外交方面，法國拒絕敵使，體面毫無；蘇俄漁業談判，日寇裝腔作勢，蘇俄亦毫不為動；而庫頁島煤油談判，亦無成就。但窮極無聊之敵人，想一

而在美淪陷區域復劫；同時有驅「修正」三民主義，欺淪陷地區民衆之陰謀。然對淪陷地區的工伴，我方已有對策；而三民主義如日中天，亦非日寇所能阻，敵人不過心勞日拙而已。

五 美在華島防的計劃

美國在華島防的計劃，是美國遠東政策積極化之一重要標誌。羅斯福總統已何國會建議華島獨立延期至一九六〇年（原為一九四六年），更可看出美國政策之進步。是可提友邦，其中英航線之開闢，當可更增加中英之合作。國際反侵略大會在一二八開會，表示世界愛和平民衆對我國抗戰之同情與聲援。

六 西班牙

廿六日西班牙叛軍佔領巴塞龍納。佛郎哥立即向莫索里尼致「謝」羅馬舉行盛大的「慶祝」。政府軍雖受一重大打擊，但實力則保全而退。西班牙之不幸內爭，不僅不因叛軍之勝利而結束，且勢將延長。現義大利正利用佛郎哥以攫取西班牙，英法已感覺嚴重之威脅。法國正集兵邊境。英軍亦直布羅陀演習。英法演說，態度已較為堅決，英政府已作部分之改組。另一方面，美國宣布援助法擴張空軍。按這幾年歐洲局勢的慣例，德義是輪流進攻，在這次義大利冒險「勝利」以後，應該走希特勒表演演了，據說希特勒將發表演說，不僅要殖民地，還要求退回賠款。於是歐洲債券狂跌。在此時期之中，德外長赴華沙，蘇德兩約亦有進行談判之談，假使希特勒有所行動，今天也還是「陸東亞西」的罷。



寄上海教育界

陳立夫

上海友人編了一本「廿七年度上海教育」，要教育部部長寫一篇序言。本文就是陳先生爲此而作，由編者索登大刊。原題是「廿七年度上海教育」，是編者改成本題。上海教育界人士飽受民族主義的洗禮，認爲祖國光明而奮鬥。讀一二八紀念日各團體上蔣委員長電文中「地可以失，意志決不動搖；人可以殺，氣節決不喪失」之句，儼然如見其真誠和壯烈。我們深信陳先生在本文中對上海教育界的希望是決不會落空的。

(編者)

教育者之職責，在正當狀態之下，在以德性智識，驅散青年，使知識作開來任途之廣大，而激發其勇猛前進日新月異之精神；而丁艱難危厄之會，尤在於以共同之同仇敵愾，領袖社會，使知抗敵禦侮使命之神聖，而淬厲其堅確不移之志節。今當抗戰建國之程途進之際，教育界以此兩大任務而肩負之，誠有不能輕忽渡過者。

上海自「八一三」抗戰以來，而軍用社會，勇武犧牲，以盡其守土之天職，血戰三月，忠義之氣，永存青史。雖以戰時之轉移，治者救世，然所謂「氣節」不屈之人心，即足以保證其爲中國之土地，是則無此良民，爲患更甚於敵寇地所得之代價，而收其結果，亦即爲教育界人士所當悉力以赴之目標。故廿七年度之上海，誠非當艱難困苦之境，教育界人士，身歷途途，感奮尤切，應如何檢討過去，策勵方來，余於本刊發行之始，特舉二言，以資共勵。曰：「以最後一戰之精神，

辦教育，以整頓清野之方式正人心。」

昔魯士對拿破崙一世屈訂城下之盟，至師丹戰役終能滿傳雪恥，其所以轉敗爲勝，轉弱爲強之原因，除一般小學教師均能堅苦卓絕，以致力於青年訓練外，而當時多數學人如悲壯特等大聲疾呼以喚起民族精神，關係亦極重大。當時德國知識分子在敵寇監視之下，觀今日教育界在上海者尤爲困苦，生命時時有喪失之危，行動時時有中斷之慮，憂希特幸能以大無畏之決心，勇往直前，瘡口吮毒，不避不避，使民族之意志爲之統一，民族之信心爲之恢復，敵寇危之際，往往以一二士夫不屈不撓之精神，而爲國家民族壓起不磨之基礎。吾最高領袖詔告吾人以改變風氣爲今日之要圖，改變者何。即力法因循苟安之心，而爲不屈不撓之精神是也。以上海今日之境况而言，教育界不可不人人有最後一戰之精神，昨一日致力於扶持正氣之教育，即一日應發揮維繫人心之功能。

春秋之義，復九世之仇，意在於雖九世而必復仇，非謂必九世而仇始復也。以今日抗戰之形勢言之，則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固已光明在望，而敵人在整據區域內，愈陷愈深之泥淖，愈足勵進我不撓不屈之心。故物質上之堅壁清野，在不齟齬，而生困敵兵，精神上之堅壁清野，以不爲顧民，而牽制敵力。前方缺少一騎民，即減弱敵之一分兵力，是以堅壁清野之人心，其制勝實更捷於堅壁清野之物力。自來滿仇雪恥之基，恒處於社會有極不不渝之人心，而尤賴於士君子有貞固不移之志節，爲之倡率。是則今日教育界人士能領導社會於所謂「孤島」之上海者，實即精神上以萬眾一心之澎湃怒浪，困敵於事實上「孤島」之中，震動海濱之正義，固已預兆大中華民族復興之宏基矣。

關河雖阻，無阻精誠，歲月易遷，乘時努力，二十七年上海教育之表現於過去者，已至有可觀，則其努力於方來者，當更能光大。矢的勇，共鑒勸言，不屈不移，嚴其厚望。

編者與讀者

「林北週請教張君」一文，直至本期刊始發表，我們真該向作者道歉。在毛澤東先生沒有答復張君先生以前，我們想暫時停刊於這個問題的討論，除非另有事實上的必要。王長鼎先生寄來文，首存本社。因爲我們請毛先生能接受張先生的勸告。『再生週刊』第十三期又有關於這方面的一篇論文，可以參考。

本期各文都很精采。王洪濤君雖是一個無名作家，但文亦可觀。

『青年團特輯』又延期了，因爲有一篇重要文章尚未到來。

林北麗請教張君勳

張一軍投稿

去年十二月十日，張君勳氏發表「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當時報紙刊物多為轉載，（本刊內十四期亦有轉載）；但到如今一個多月，毛氏固無還沒有答復，其他第三者方面，亦沒有人發表意見。第一個起來「請教」張氏的，便要算張氏的「世姪女」林北麗女士了。（按林為林庚白先生的夫人）。

林女士的「請教張君勳先生」一文，登於一月十四日新華日報的來論欄。她對於張氏原信所提出的三點，發表了相反的意见。茲介紹大要如次，並附記者個人管見，藉以請教於張先生和林女士。

林女士第一點請教張氏的，是軍隊與主義的問題。張氏原信說：「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繫。」張氏說：「如以資本主義灌輸於軍隊，則彼等選國內之社會主義者將起而壓迫之；反是者，如以社會主義灌輸於軍隊中，則彼等選國內之資本主義者將起而壓迫之。」照此看來，張氏似乎是主張軍隊與任何主義分離的，光就這抽象的原則而論，我們且暫置林女士的發論。林女士說：「世界上任何國家，必有所以立國，立國之道，主義而已，故軍隊在一方面固可為國家工具，而另一方面，必其能為此一國家所以立國之主義而奮鬥，其軍隊始有價值，其軍人之流血，乃不為無意義之犧牲。」……如今日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立國，天下皆知。……我們的國家，是一

個有主義（三民主義）的國家，我們的軍隊，是一支有主義（三民主義）的軍隊；「三民主義革命軍」，不是早已播諸歐戰爭傳萬口了嗎？不過我們解釋張氏原文，（一）他也贊成軍隊可以信仰立國的主義，他沒有要現有的軍隊離開三民主義的意思。林女士上述的駁論，似乎有些以辭害意。請看張氏說：「目前之中央軍不可自為黨軍，且信奉三民主義，未見有何特殊政治路線，希望將來走上隸屬於國家下之途徑，當不遠。」張氏以為三民主義未見有何特殊政治路線，此言雖有語病；（我以為任何主義都有他的特殊性，都有他的特殊政治路線；否則便與其他主義無別，且亦不成其為一個獨立性的主義了。）但其意顯然是說三民主義並不是他所主張軍隊離開的「特殊主義」，我們正不必以辭害意。（二）張氏的「特殊主義」，是指毛氏等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張氏的主要用意，是要毛氏「毅然首倡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托之蔣先生手中」，使八路軍不與毛氏的「特殊主義」發生聯繫。林女士對於此點（論點的中心），却沒有發表意見，殊覺遺憾。我們如果把張氏的話修正一下，改為「軍隊應屬於國家，除立國的主義（就是一國政綱政策所產生的原則）必須信仰並發生聯繫外，不可使軍隊與其他主義發生聯繫」，我想這修正案張氏應該可以接受，不知承認「中華民國以三民主義立國」的林女士以為何如？

林女士第二點請教於張氏的是邊區政府的存在問題。林女士說：「長者又謂邊區政府形同割據，此更遠於事實。原邊區政府之由來，抗戰後北方民衆與軍事間相互維繫之形勢，實使之然。……故此為戰時之產物，而非永久不變之組織。……況政府之上，冠以邊區二字，即在名義方面，亦已與中央政府之有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相同。」按，邊區政府之由來，由於蘇維埃政府之蛻變，其來有年，不自抗戰之日始，真可謂「天下皆知」。即使事實上，一時還不能取消，其理由亦決不是什麼「抗戰後北方民衆與軍事間相互維繫之形勢實使之然」，更不便硬派為「戰時之產物」，其事甚明。至說邊區政府與省市縣政府相同，那林女士幾乎成了「唯名主義者」，似乎太不留意張氏原信「今則特區之內，儼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的話，決不能使張氏與讀者心服的。總之，邊區政府的存在，完全全是「不團結」之表徵。抗戰形勢日益嚴重，加緊團結日益必要，這個「不團結」的表徵，終必為時代洪流所沖去。林女士要「軍事上乃至名詞上替換存在的理由，非但是一遠於事實」，而且也絕難自圓其說，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徒勞而無聊的事。我希望毛氏本人答復張氏時，也決不要說這種「關於事實」的廢話！

林女士第三點請教於張氏的，是關於張氏勸毛氏等將馬克思主義攔在一邊的問題。按，張氏原信，因毛氏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並信仰三民主義，一面又信奉與實行馬克思主義；所以張氏希望毛氏等不如索性「將馬克思主義攔在一邊，使國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之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林女士則以為「抗戰……並非一國家一民族對於其他國家與民族之鬥爭，乃



對一九三九年的預言

巴德烈脫

本文原載於英國自由黨的機關報 NEWS CHRONICLE, (十二月十八日)

由老友朱學範兄逕自英倫寄給我們，由社友沈逸君先生譯出。原作者巴德烈脫是英國著名的女作家，對我頗頗有好感。伊在本文對一九三九年的三個希望，我們以為是很有可能實現之可能的。「編者」

光明來自東方！中國的民衆們不甘忍受日軍的蹂躪，相率以老撾動，跨過廣漠的平原，移殖到西部的內地。他們這種舉動，不願屈爲奴役的行爲，及不定會把我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威脅中拯救出來的吧。他們不高喊民主政治的口號，他們的生活，亦沒有民主政治的經驗，然而他們的戰鬥却已燃了。我國國家的民族，維護了民主政治的生命。換言之，他們是爲着我們而戰鬥的，雖則張伯倫先生還兀自在那裏向刺殺者作挖肉補瘡的讓步。

○ ○ ○ ○ ○

我們如果從遠處看想英法之不把大量軍火供給中國軍隊，或許倒是中國的幸福——自戰事發生以後，中國每個人民的負擔，祇增加了百分之三〇；而日本人民所負的負擔，却已在百分之一六〇以上。中國勝利將遲延若干時日，然而勝利終究是會來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戰爭初爆發時，日本的軍事

當局都說，兩個月內可以戰勝中國；一九三八年春，他們又說，到了夏季，中國會屈服；但現在，連臨相坂垣將軍也不得不向國民提出警告：若是戰爭或許要延長到十年，甚至二十年了。他們待征服的區域是如此遼闊，而他們實際所佔領的還不滿這假區域的十分之一。

直到現在爲止，他派往中國的軍隊，已過一百萬人，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英軍隊。「這些人之攜帶的糧食，勢將使本國的經濟生活受到嚴重的打擊」，而且傷亡的數目，已在七十四萬人以上。一個國家沒有了現金雖未嘗不能作短期的戰爭，此時日本的金庫業已罄盡，而戰爭却決非短期所能結束。

○ ○ ○ ○ ○

英美政府發現侵略者並不是萬能之神，便不自覺的恢復了自己的勇氣。從前，他們一向厚着臉，遲延推宕，束手束腳的只是聽候着，但現在，他們終於給中國以細微財政上的援助了。只要日本不作

爲一民族在其自身與國家解放之基礎上，負有爲全世界民族之和平而鬥爭之義務，……此一偉大使命之完成，最要緊之世界無產階級當然解放，忠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正宜準備放踵以求其實現。「其意便是說中國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參加抗戰，並非爲了中國一個國家，同時也爲了別的國家，也爲了世界革命。所以共產黨不能爲中國而放棄馬克思主義。於女士這句說法，不知是否正確的說明了共產黨的意義，我想林女士也許有些誤解。否則，共黨的朋友們口口聲聲說要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口口聲聲說要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從走了十年的反三民主義的路線，轉到擁護三民主義的路線上來，……凡此種種，豈非老實告訴林女士，中國革命是三民主義的革命；三民主義實現了，決不需要再有什麼別的革命，因此也不允許少數人以別的主義來號召，來企圖再來什麼革命！歷史的選擇，最是嚴酷無情，任何獎勵動聽的主義，凡是不合用而不中選的，都沒有存在的價值與餘地，都得擱在一邊。凡是客觀上已被時代擱在一邊的主義，不管一部份人如何信仰如何熱愛，至多也不過成爲那些人的癖好。嗜源有癖者，儘不妨自愛其所愛；要是硬欲把少數人的癖愛勉強大家跟着走，這便是在歷史軌道上開倒車；每個忠於中國革命的人是決不忍這麼做的。林女士說：「暫擱一邊云云，在政客官僚輩固優爲之，忠於某一主義或對於某一學說真有信仰者，必不忍出此。」這誠然不錯，不過我們也得看看那主義那學說是不是確爲時代所需要，會不會在客觀上已被時代擱在一邊了。「兩人強恐傷人，失人惟恐不傷人」，不知「擇善」但知「固執」，究竟是不是爲調的。

激烈的反對，他們的援助或許會更進一步，原因是他們如果再像從前一樣守著不動，閉著的門或將給日本人「禮」的一層關上了。

縱使共產黨的精靈自願不在日本作祟，並讓獨裁者的神亦很難拯救東京政府的苦厄。

而且，俄國人又再度在遠東活躍起來了。漁業政策的破壞，說不定會產生嚴重的結果。我們總得對本人說，日本正在以大批軍隊開往滿洲。德日三角關係，名義上是對付共產主義，實際上却是對付我們這些漫不經心的民主國家，然而在這一九三九年中間，我們將看到東京的經度被磨折在淨盡了。

○ ○ ○ ○ ○

此外還有兩件事實，亦足以壯膽法的民主國家的。西班牙人民以如此長久的時間和如此英勇的精神，抵抗著德義的公院侵略，時至今日，便是像聖伯魯那頑固的保守黨人，亦不得不抱著一顆搖搖不定的心，暗付佛朗哥如果獲得勝利，是否真能像他所預料的那樣，有利於美國與西班牙。

他再亦不能不信，外國的志願兵已從政府所屬的軍隊中撤退，而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却依舊有著雄偉的軍隊；同時他更不能不信，佛朗哥正在希望美國做他的幫兇，藉使西班牙人民被強力所屈伏，佛朗哥是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傀儡，而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對於美國的政策，又是公開表示極深的憎惡的。

假如張伯倫先生居然會拒絕羅馬所加於他的壓力而決定不守形勢以交戰的權利，「我相信，這一點他是會得到的，雖然我們同時不能不顧到，如果羅馬方面肯提出交換的條件，他就不會把交

戰權給予佛朗哥」，——假如張伯倫先生真能這樣，那也並不是一種謹慎的舉動，而是因為他明白佛朗哥的勝利，無異是英國的失敗而已。

要是佛朗哥得不到交戰權，希特勒和莫索里尼便無法控制西班牙和直布羅陀海峽，他們若真想控制這兩處地方，或將如去年九月間由蘇台德問題一舉，曾極大危險，今後六個月的西班牙內戰，勢將陷巴薩龍納於無盡的苦厄之中，（編者按巴城於日前陷落），然而戰事的結局，崩潰與失敗，恐仍在不爾各斯這一途。（按指佛朗哥）

○ ○ ○ ○ ○
另一件足以使民主國家覺悟到尚未失敗的事，便是美國的放棄孤立。

美國與遠東的利害關係較深，與中歐的利害關係較淺，然而不論是對於遠東或中歐，他們都有一種新的決定，這種決定，雖則不一定為我們的政府所歡迎，而我們的民衆却極願響應的。

我總認為民衆對殘暴者所表現的憤慨，往往比用戰爭去恫嚇殘暴者更來得有效。這種觀察如果不錯，則在這一九三九年中，我們總會看到那早已對立的雙方發生劇烈的衝突；一方以倫敦華盛頓與巴黎為中心，一方以柏林羅馬與東京為中心，而前者必定會勝利。

○ ○ ○ ○ ○

誠然，德國人是慣於先下手為強的。他們無疑的會利用種種方法，煽動烏克蘭人，不過我卻有一個極深的信念，覺得烏克蘭境內的俄國人，總不至於會忘却一九一七年烏克蘭被德國佔領之後，地主們是如何的灰灰復燃，如何以殘酷的手段磨難他們；而且他們還都知道，德國當局的目的仍和從前一

樣，想拾出反動的史料洛巴茲斯來做傀儡。至於波蘭境內，人心的搖動誠然更來得厲害，但任何種反政府的運動，若欲接受外來的秘密援助，華沙政府是極有力量去維持秩序的。

真正的危機，仍然隱伏在西歐。而德國國境內的現狀，可說已進入不能再壞的地步。照我們推測，德國若不是在明年四月間獲得一個大勝利，便會遇到一個大失敗，循致獨裁者如欲再與民主國家談判，不能再現出盛氣凌人的氣概。大家都知道，自慕尼黑會議以後，德國各種重要工業的生產，已較前減少了百分之二十，這或許是由於工人之過於辛苦，但亦說不定是由於工人之故意採取消極抵抗的手段。無論如何，希特勒的前途並不十分光明。

○ ○ ○ ○ ○

國社黨中有好些重要領袖，都具有一個共同的觀念，認為德國的第二個對象，當是荷蘭或比利時——這一點，我亦深深知道。他們勢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他們要求殖民地的讓與。原來荷蘭跟比利時所擁有的殖民地，比戰前德國所有的更能打動德國人的心。要是荷比兩國表示拒絕，德國就可擴張有辭的侵略他們了。

依我看來，這個對象或許會輪到荷蘭。原因是，英法雖然衰老，但仍會因保衛比利時而不辭一戰的；而且巴黎方面早就有公開的表示，荷蘭如果被侵，法國不願有所舉動，總之，英法對西班牙還如此堅於援助。……

好，我們且等著瞧吧。就我個人而論，我總相信，只要再來一個跟去年九月間一樣的重大危機，民主國家就會轉入凱旋之門。迫到那個時候，我們可以談和平而不必再談妥協。



抗戰文化的中心問題

尉素秋

中華民族在過去的历史中創造了不少的光榮之頁。他從黃河流域的一小塊地方向四面擴充，結果成爲東亞空前的唯一的大國家。人口之衆，冠於世界各國。他又自己創造文化，成爲世界上有數的文明古國。東方各民族都受他的領導，因而自成一個文化系統。雖然中間他被異族征服過，但他絕不屈服。奮鬥的結果，總是推翻異族統治，恢復其獨立地位。那時不但把異族同化於自己的民族之中，並且把異族的土地也收入於自己的版圖之內，使自己的民族更龐大，疆員更遼闊，凡此不都是有歷代史乘可供證明而爲任何人所不能反對的嗎？

自海運大通以後，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帝國主義挾其強盛的文化從海外侵入，中國民族和他接觸之後，處處失敗。除了割地賠款，又被迫訂下許多不平等條約，把中國民族縛得動彈不得。中國的近百年史，可以說是帝國主義侵略史，裏面充滿了中國的民族被宰割的慘痛經歷。

在這種處境之下的中國民族，要維持自己的生存，就非努力奮鬥不可。因爲我害自己生存的是外來的帝國主義，所以奮鬥的方法是排外。只要把外來的壓力排除，民族復興就成功了。這種見解，盛於庚子時代，結果造成義和團運動。到處燒教堂，殺洋人，排除外國勢力。這種方法很直接，但亦很簡單，爲眼光遠大的人所不取。後者提出了另外一種方法。其意以爲中國民族之所以受侵略，是因爲中國的一般落後。救治之策，只有摹倣外國，把

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教育文化等等加以改造。如此，中國的力量便充實起來，民族便復興起來，不受侵略了。過去的洋務運動、練法運動、文化運動等等，都是這種方法的實踐。

這兩種方法，排外和倣外，雖然都以民族意識爲其原動力，不過這讓民族意識，是自在的而非自覺的，是自然生長性的而非目的意識性的，沒有人工的啟發，所以既不深刻又不普遍。當其實行排外之時，做出一些原始的動作，以表其簡單的民族感情。同時缺少組織性和規律性，不能整齊步伐，同仇敵愾，所以不論怎樣，結果總是遭着無可挽救的失敗。在其對外時，對於西洋文化的接受，不知道站在民族的立場上取長棄短，以致盲目的追隨，把違反民族利益的東西移植過來，造成種種紛擾，增加民族解放途程中的困難。還有的，一味捨己從人，非己是人，專作文化上的買辦，以致動搖民族的自信心，減殺民族的創造力。這樣，排外的並不能收排外之效，固無由復興民族；而倣外的則徒然跟着人家走，取消了自己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又何能復興民族呢？

這當然不能說排外和倣外絕對錯誤，在被壓迫民族和後進國家發奮圖強爭取獨立的時候，排除外力的壓迫和倣倣先進國家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事情。但若沒有普遍的、深刻的、自覺的、目的意識性的民族覺識之存在，則一切發奮圖強爭取獨立的運動將失却南針。必須有了他，這些運動纔有靈魂，纔

做得好，纔有復興民族的作用。

很顯然的，一個民族要有了民族意識纔覺醒的。未覺醒的民族，有如入睡夢中過活的人，一切意象都是模糊的。覺醒的民族，則像睡醒了的人，精神充沛，目明耳聰。所以只有民族意識發揚的覺醒民族，纔能找出適當的方法把他復興起來。所以民族覺醒是民族復興的先決條件。

中國民族中首先明白這個道理的人，當推孫中山先生。他看到民族覺醒之重要，致力於民族意識之喚起，因而提出系統的民族主義來。我們今天如要使中國民族成爲覺醒的民族，換句話說，如要使每個中國人都有自覺的、目的意識性的、深刻的和普遍的民族意識，就須闡揚民族主義，做一個民族主義的精神動員。這在民族生命瀕於危亡的今日，有萬分的必要。

況且這次的對日抗戰，雖是中國與日本的戰爭，却又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戰爭。假若我們承認精神是有作用的話，那我們就應該作一個民族主義的精神動員，用以打擊日本的侵略，用以保障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所以民族意識之人工的啟發和民族精神之高度的發揚，實爲抗戰文化的中心問題。

在這時，即爭取民族獨立的過程中，最忌的是內部分裂，因爲他有分散對外力量的作用。造成分裂的原因有二：一曰封建意識，他把部分的利益看成絕對的，與國家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結果造成地方割據，破壞統一。二曰階級意識，他看重階級利益，對於與他對立的階級，爭鬥而不合作。結果把民族分裂了，不能一致對外。這兩種意識在性質上雖然不同，在破壞民族統一、分散民族力量上則

游擊區內四件事

王洪籌

由於敵人不能一舉而殲滅我們，使我們的大好山河一天天的變色；換句話說，由於敵人的深入，使我們的游擊區域一天天的擴大。誰都知道，敵人的老足已插不出去了。唯一的理由，就是敵人的財力瀕於崩潰，敵人的兵力已極短少。根據這兩個條件，他再無法把這戰爭延長了。的確，我們誰都相信敵人已在死掙活活，大破產的一天漸將來臨。但是，我們更問一問，敵人侵略我們，是不是全靠他自己拿出人力財力來？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們也相信敵人是需要拿出大批的人力財力來打我們，可是，要知道敵人從事侵略我們戰爭所用的人力財力，不是全部都要他自己拿出來的，他不過拿出一部分，其餘的一部分，這是出之於我們。你看，敵人開了一槍，不是首先要我們的交通線與藏嗎？不是要我們的法幣嗎？不是在拿我們的錢收買我們的窮苦百姓嗎？據最近敵區傳來的消息，敵人的兵，是一三六九（一個日人，三個朝鮮人，兩個合國人，九個中國人），這就是說，十九個敵兵當中，我們自己的老百姓要佔九個。再有，他在游擊區內，以賤價強買我們的農產物，以我們的貨幣，換取我們的外匯，發掘我們的藏，供給他的敵人，這都是自己的財。對這拿我們的錢拿我們的糧，這都是自己的財。若不想出好的對策，那這區區何補了。姑把一己所見可以應付的辦法提供給大家參考。

(一) 游擊隊任勞加大 游擊隊不僅要破壞

敵人交通線，使牠不能夠靈活的運輸；更要進一步去收復我們的藏，縱令兵力不足，也要設法使牠不能附採，直接減少敵人原料的供給，間接保護我們的富源。這一點的工作，是要游擊隊負起來的。

(二) 組織區地方政府發行流通券以代法幣 敵人到處搜括法幣，且到處發行軍用流通券，以取得我們的法幣而換得我們的外匯。這一點非常危險，所以我們要讓地方政府發行流通券，以法幣為基金，而將法幣收回，使敵人無法搶奪我們的外匯。

(三) 要增加游擊區的輸出 我們游擊區的農產物，豐富得很，我們不能直接用政府名義收買農產物，但是我們可以借私商或外商的名義去收買農產物；一方面使老百姓得善價而買，免為敵人賤價收買，一方面可以增加我們的輸出，俾得達到以物易物的目的。

(四) 救濟游擊區貧苦居民 敵人所以能重用我們的壯丁來打我們，都是因為無知的老百姓為飢寒所迫。所以我們對於困難中謀法救濟游擊區的窮苦老百姓，使他們不為敵所用而幫助我們收復國土。

游擊區的人力財力，照現在的情形說來，不但不能為我所用，而且反以資敵。所以我們要積極的救濟游擊區窮苦居民，拿回我們的人力，更要使地方政府與游擊隊合作，以貫徹中央的財政政策，奪回我們的藏，保護我們的法幣。

初無二致，因為他們都是反民族的意識啊！

封建意識和階級意識相當流行時，民族意識便必然消沉。反之，民族意識高度發揚時，封建意識和階級意識亦必被克服。所以防止分裂的有效方法，是發揚民族意識，高揚民族主義。簡單說來，民族主義的要義就是民族本位主義，民至至上主義，以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為口號。游擊區被壓迫民族的復興運動中，有絕對的正義性。因為這時的階級，只是民族的生存問題。民族利益包含民族內一切部分的利益而與之統一。民族能够生存，民族內各部分的利益自在其中。倘民族不能生存，則民族中的任何部分將同歸于盡，所謂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是。

等到民族主義發揚了，整個民族便從自在的混沌狀態中覺醒起來，這時你覺得自己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分裂便分散力量自取滅亡，非集中力量共禦外侮不可。而且曉得自己是一個單位，一個都以自己的利益並爭取自己的獨立為主。要排斥外國勢力，要做倭外國文化，要知所選擇，可以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大家一心一德，寧半功倭。愚陋的和散亂的排外，盲目的和簡單的倭外，便不會有了。

民族覺醒了，民族的獨立自主便容易實現。而中國目前的所謂民族復興，其意味是民族的獨立自主的。所以民族覺醒是民族復興的主要前提，民族復興是民族覺醒的必然結果。要民族覺醒，須積極的發揚民族意識。所以我們當前的課題，便是宣傳民族主義，高揚民族主義，實現民族主義。

一九三九。一。一五。



西班牙戰局觀感

王龍章

西班牙內戰，不，國際戰爭的新影，迄今已歷二年零七個月了。日新消息，國民軍已佔領巴塞龍納，這自然成爲國際間今後觀察四戰前途一個重大的關鍵。我們相信：(一)西班牙政府軍所以遭受軍事上不利，不是西班牙政府抗戰意志不堅決，也不是西爾人民抗戰精神不勇敢，實由於自始她就遇到難於解決的外交環境。(二)西班牙戰爭，決不會因爲巴塞龍納失陷而終結，政府軍仍將憑着自衛而解放而戰的一貫的精神，繼續抵抗下去；西政府會一再說：「政府軍擁有一兵一卒，亦當抗戰到底」；「巴塞龍納陷落與否，決不影響到抗戰大策」。

此外，西戰演變爲現在局面，我們還有如下觀感：

第一，從一九三六年七月佛朗哥領導國民軍叛亂，到今日，血戰以來，政府軍始終以忠勇奮鬥，爲抗戰而奮鬥，這已引起全世界人類的同情。如今後戰事愈趨重要艱苦了，我們希望她的精神會更加發揚，更加擴大。她已從兩年多的炮火中，訓練出成千成萬的新軍，建立起軍事工業的基礎，誰也不敢預斷政府軍不能得着最後的勝利。

第二，西班牙共和國成立於一九三一年，在西班牙未起事五年，左翼當權會殺復右派，右派當權會殺復左派，在這種過程中，一換過了二十八個內閣

，更易了八十位以上的閣員，平均約每兩月更換一次內閣，每二十天更換一位閣員」。我們多知道法國以多黨關係有所謂「短命內閣」，西班牙那時也許「有過之無不及」。西班牙因爲有了這種循環的內閣，影響所及，於是有殺害保皇黨領袖沙特諾案，有羅洛哥兵變，有佛朗哥勾結德義外力來延長內戰。歷史上不乏因內亂而失敗甚至亡國的國家，現在幸而政府軍已感覺以前國內不能團結的教訓，所以我們於萬分同情西班牙的遭遇之餘，禱祝她千萬不要再蹈以往所謂「政治磨擦」的覆轍。

第三，對於西班牙問題，我們與其討論德義「助村爲虐」，不如批評英德的政象——尤其是英國。

西戰所以鬧到如此，民主國家實不能不負相當責任。因爲英國如果肯用全力支助法國，法國「愛莫能助」的苦悶，也許早變成「大援助」了。可是事實告訴我們，德義對佛朗哥的幫助不斷增加，而英法「法國當然有不得不追隨英國的苦衷」都在那裏進行等於有害於政府軍的「不干涉政策」。這種比例的消長，試問援軍勢微的西班牙政府，怎能與「扶有義大利大軍」的佛朗哥爭此一隅之地的巴塞龍納？我們盼望民主各國的政治家，從此要放遠眼光，千萬不要養大了虎再來防虎，捉虎。

第四，德義雖然同屬援助國民軍方面的國家，但義大利的慾望特大，而援助也特多。國民軍方今

佔領巴塞龍納，義大利馬上就加派「正規軍」三萬人，集中西班牙邊境，監視法國的行動。而且義大利還表示「如果德軍開入西境，則義軍立即前進」。英意協定中的「佛朗哥的勝利」，萬一再進一步，讓索里尼不肯履行「一不貪領土，二不要屬地」的諾言，這是張伯倫的煩惱，同時又是歐局今後推演的難題。

第五，最後擬就西班牙的教訓，談談中日問題。西班牙原以內亂速因引起外侮，而我國反以外患來促成精誠團結，因此西班牙問題絕不同於中國。此其一。西班牙從開戰到現在，外交方面總是呈現着膠着線和不清朗的狀態，我們不僅自始就受到英美法蘇等國的同情，近日已進於實力援助，如「英美公開發對華貸款」的階段。此其二。日本僅能找到幾個化學頭目，爲民衆們所不齒的羅屍去表演傀儡，大中華民國永遠不會產生所謂東方佛朗哥的。此其三。

第四十八期要目

- 請以行動響應特電..... 陶百川
- 評毛澤東先生「論新階段」..... 張綱中
- 戰時教育的形式和本質..... 范義田
- 讀中國士兵..... 史沫特萊
- 經濟抗戰與抗戰經濟..... 陳希豪
- 青年的苦悶及其解說..... 青雲都
- 歐洲的間諜戰爭..... 斯高脫
- 德國女子國社黨露營記..... 葉翠節譯
- 梧州——廣西的門戶..... 林家琦



日本民衆的悲哀

漢瑟耳
向敬譯

假使日本的兩手變成鳥翼，或者兩腳變成魚尾的話，不消說，那就比較容易瞭解他們是無異于禽獸了。可是，當我們觀察一種人，他們也是悶報、吸煙、看電影，就自然會想到他們與我們並無二致。如果我們以為他們還有什麼迥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未免錯誤。

但是，一般批評家斷言日本經過數月戰爭之後，必致崩潰，他們却偏偏忽略了日本人與普通一般人畢竟還是有些不同的地方在。日本國內已經有日漸蕭條的明證，那就是因為日本人民明白此次發動戰爭的原因的，僅的少數，所以日本民衆乾乾脆脆的忍受戰爭，正如忍受地震、颶風、和貧窮，已成習慣一樣。

日本與我們迥然不同的地方，就是那社會的傳統。試以日本最值討論的低賤工資的等級來說吧。大多數人欲證明這一點，都以為這是由于日本生活費用低廉的緣故。其實這種解釋，還是不足以令人完全滿意，如果我們拿「日本人的工資簡直就靠不得是工資」這一點來說明，那麼，我們對於日本人的姿態，就可以作公平的定論了。說到日本人的心理，他們對於資用品，到有根深蒂固的觀念，至於資勢力的話，他們確無這種思想。因為日本的政制，是出有權力的君主與國民所組成的。在這種政制下，從前日本人民之作工，一方面是由君主予以衣

食住，他方面君主則希望他們出必需的勞力，所以，作工的意義，從來就不是要交換金錢。

但是，當日本輸入西洋工業生產技術以來，這種封建的勞力思想，隨而轉移，與從前所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現在的君主不予人民以衣食住，而予人民以金錢，（按即工資）。這種金錢的付與，其唯一作用就不啻是保作工作者的壽險。但是這個意思，也並不是代表勞力結果的代價。因為工資與工作總量不成比例，（按工作多，工資少，）結果遂使日本忍氣吞聲的窮民，從無快樂之一日。

日本的工業規模既大。工。數量日見增加，工人又被徵從軍，所以大部分工人已由婦女代替。婦女的工資，平均每月十五至四十日圓。（合美金四元零五分至十元零八角）

凡是一個美國人到日本工廠去參觀，就會得到一個可怕的經驗。例如，凡了解日本女童快樂活潑的天性，就覺得這些真摯的小工人已經失去了什麼。她們穿着整潔的制服，將絲繭由紡車取下，或是紡着棉線紡錘，都意想不到的迅速而有效，並能耐久不倦。往往有一個監工在旁，所以她們少有舉目張望。就是規模宏大的機械工廠裏面，大太陽旗的廣場，也只有現出精神上的鼓舞。這些女童工住在工廠的宿舍內，雖有圖書室與健身房的設備，可是

事實上擁擠不堪，如坐小牢一樣。

封建制度的遺跡，在白衣領的地上（按指美國）來說，是值得大注意而特注意的。東京有薪支收入的人，百分之八十已不能不以日金百元（合美金二十七元）以下的月薪為滿足，——將來也未必不以此為已足。那麼，這些人如何支持生活，如何保持其服裝整潔，真是一件奇事。

由于此次戰爭所引起工作時間的增加，差不多已至不能忍受的程度。日本人對於休息與效率有關的這個觀念，似乎已經沒有了。去年有許多公司已完全取消例假，而且職員于天黑後，還伏案工作許多時間。男男女女于公畢回家的時候，往往在電車上睡去。因為公司不願增加職員，反而延長工作時間，結果遂將效率減低。

不過日本公益省——最近專為緩和和滿意政府的人而設立——鑒于戰時景象，人民已精疲力竭，才公佈了一個法令，令各商號每晚十時關閉。這個法令，就將女店員的工作時間減至每日十一小時。（婦人原來每日工作十三至十五小時）。但從相反方面來說，這些規程，現在到只影響了規模較大的商號。將來像這一類的法例正多，恐怕在有些較小的地方，情形將更壞。

無論你往農場商店或工廠裏去，苦工與赤貧的發現，都是日本戰時的特點。據筆者最近的調查，發覺東京有令人寒心的情形。在污穢的Ohta河左岸上的Melojima市區，住有居民約八萬人。該市區有許多價廉的商品，為日本對外貿易發展的特產。這些商品，不是由工廠而是由家庭製造，可以說是全世界最便宜的工業品，由供給原料並享有

製安品的經紀人所統制。

該市區是個不宜於居住的地方。遇高潮的時候，水氾濫，流過有些狹窄的街道，意思就是要把水走過泥漿。加以沒有陰溝，所以臭氣觸鼻。通常作工，是在地舖不良的室內，家人就圍坐在地板上。有的家庭製玩具；有的製銅器，鉛筆帽頭，和機械零件等；有的製鑲牙，自來水筆筒，和收音機管子的鉛質附頭；有的織棉線手套或製雨衣。

學生在十四歲時就業，往往要一直等待達到入帳年齡，在此期間，其所得只有食宿（住在工作房上面鋪蓋不堪而多毒蟲的家庭睡室裏）與工資。而工資之低，每月由日金三元（合美金八角一分）起，年齡較長的，可增至每日一元七角半（合美金約八角八分）左右。婦人最高工資，每日由日金約三角至六角。（合美金約八分至一角六分）工作時間，有時竟至每日十五小時之久。工作既費力，往往還有危險。因為時常使用含毒的酸類及其他化學品，所以作銅工的，幾必患肺癆。

在上述情形之下，純粹健康的人，身體尚堪支持，不過在空氣閉塞的睡室裏，疾病是要侵襲他們的。因戰時原料的缺乏，出口業的不振，以及物價的高漲，所以貧窮與飢餓的危機，遂隨而增加。這都是命運無情性的結果，是以政府並不畏這些人起而革命。

可是，禍根就從這些地方發生。比方妓院花二三百日元（合美金約九十四至八十一元）買一個少女，這二三百元，就可以解除她家庭的債務，也不管她應得薪支正式的交付。不但如此，而且她原來在家中還要化妝品與衣服，離家後就要減少許多，所以家庭方面並不希望贖回。而她的餘生，將

是妓院或茶館主人的所有物。不過時間並不久！由梅毒所致之早夭，就是很可能的贖身法。

做這個買賣的時候，妓院與家庭，雙方都是明白上述一切情形的。不錯。照例這樣做，並不違背她的願望。第一，謀生之道，無不圖逃避無聊生活的沉悶現實，意思就是到妓院去有美麗的長袍、口紅、音樂、與娛樂。第二，這是日本人特有態度，意思就是為家庭計，應作至高無上的犧牲。這就是日本最高尚的節操。

東京的勞工情形，多少還免不了家庭工業景況的特徵。小商店和酒肆飯館，尤遍全國。

現在，所謂貧窮，在日本已不新鮮了。三千餘年前最初移居日本的人，就未見到一點財富。而日本人生於斯死於斯者，已百世之久，還是沒有一個不窮。他們的生活方式，再沒有比下面更確切的說明了：七千萬日本人，除了光地板以外，沒有東西可坐。而且連一個日本人也沒有和我們一樣享受脚踏在席上的快樂，所以日本人的兩腿，還酸痛得可以。沒有一個日本人不想他那盛飯和海菜的碗裏，有一塊滋補的灸肉。就是那著名的茶禮，也最足以說明日本人可怕的貧窮。他們之所以不得不興起講禮的風俗，來圍著一個尋常的茶盤，就因為他們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東西款待賓客。還有那從來相習的溫水浴，最重大的意義，是用於長的冬夜保暖，至於保持清潔的意義，還在其次。迄今百世，他們仍繼續着溫水浴這個唯一無二的奢侈習慣。

日本的厄患如地震和水災，過去已陷平民於更尖銳的困苦，現在的戰爭，因其龐大的開支和無用的流血，正好像是地震與水災這一串厄患的又一個的環。而絕對忍氣吞聲的日本人民，還是肩起他們連重担，送他們的兒子與戰馬到前線去。

可是日本人民也并不是絕對完全貧窮的。還有財政與實業——一薄層財富——界的巨頭，住在東京 Yamanote（高處於東京市）的小山上，與那些悲慘的羣衆遠離。可見受苦受難死於日本歷史上這個最大禍患（按指此次戰爭）的民衆，他們命運的影響於日本的少數上層階級，似乎極微，因為那些上層階級，還是赴各種宴會，還是買不必用的東西，還是安靜的閱讀報紙上所載關於戰事的消息。更令人不解的，就是他們的兒子，偏偏逃避兵役。各種捐項，便是國難臨到他們身上所經過的唯一孔道。不過這些捐款，似乎尚未引起他們對現局作一個比較嚴肅的觀察。

就日本方面言，此次所以發動遠東戰爭的原因，就是要積極抵抗貧窮兼失望兩者的慘慘背景，而每一次新的勝利，將使日本愈益接近完全美滿的樂園。可是，這個樂園的滋味，日本的瘋狂傲慢的軍閥，似乎已經領悟到了。明朝啊！日本不是亞洲的女主人翁，便是無希望的戰敗國，但無論那一個結果，對於日本悲衰的民衆，都是沒有什麼裨益的。（譯自紐約 Survey Graphic 月刊）



論德國收回殖民地運動

伍德海

由于英首相張伯倫的企圖和德國成立諒解，以冀緩和歐洲的局勢，德國的索還殖民地問題便已成為英德外交界談論的中心。希特勒雖聲明德國的殖民地要求並不是一項決心赴戰的幌子，然而他的態度却日趨強硬，大有不能等待之勢。希特勒將已向希特勒萊爵士提出官式的備忘錄，表示德國希望萊法和比利時歸還非洲的德國舊領地（包括多哥蘭 在上基內亞，原為德之保護國）喀麥隆（與英屬索馬利亞相接，亦為德之保護國），西南非洲，坦干伊喀（在非洲東部，戰後即變成英國的委任統治地），并說明德國對於西南非洲和坦干伊喀兩地的要求願意自動放棄，只要他能取得比爾剛果與葡屬安哥拉作補償，藉使德國的非洲殖民地得以互相連接，不致零星分散。戈林的備忘錄裏面又說，將來德國在上述各領地中，得自由建立軍事根據，並不受任何限制，但如果別的國家受同樣的限制時，德國亦願取共同行動。

英國當局對於德國這種要求，迄今尚無明確的表示，因此大家都懷疑，德國舊殖民地的解決方案，必是張伯倫外交中預定的一個項目。但找認為歸還德領非洲一事，即使在尋常狀態之下，亦將使英帝國及自治領的若干人士，發生強烈的反感，這一點，張伯倫是再也不能忽視的。他如果真要滿

足德國的要求，除運用極大的壓力與動人的辭令外，實無別種兩全的辦法。在今日而談歸還非洲的德國舊領地，實無異于斷送現政府的生命。各政黨領袖于近來德國反猶運動的超越分際，大抵懷着莫大的戒心；議員印斯基普爵士還坦白地說，由於「德當局之虐待猶太民族」，首相在和平運動上所下的努力，顯已受着嚴重的影響。我們姑不論德國的種族理論究有何種價值，德國勢力所及之地，猶太人是受着怎樣不人道的待遇，然而我們總覺得不很放心：我們如果把非阿里安族的人民交給德國統治，將何以對待非阿里安族的人民？受委各國對於德國的舊領地既有行政上的義務，同時亦負着道德上的責任。現在，德國一方面不惜以挑釁的態度以擊全世界的文明思想，一方面又忍心以最下賤的手段對付無辜的猶太民族，則將來德國舊殖民地的土人一旦轉入德國的鐵鞭之下，他們將過着怎樣的生活，確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我們還記得，根據凡爾賽和約的規定，德國須放棄她在海外殖民地所享的權利與名義，一任協約國的自由支配；但協約國却並不把這些殖民地直接併入本國的版圖，而寧願以委任的方式施行統治。事實上，他們乃是國聯的受託人。在這項委任方式之下，英國所統治的有德屬東非，及多哥蘭與喀

麥隆之一部；南非聯邦所統治的有非洲東部；法國所統治的有西南非洲與喀麥隆的另一部；比利時所統治的有前積達二萬方哩的另一部東非。南非聯邦的司法部長馬末茲將軍，曾在最近一篇演說裏說，政府決「以最大的力量」，保護南非的委任統治地。同時南非聯邦的國防部長比洛（最近曾在柏林報聘）却又發表一個計劃，建議把比屬剛果與葡屬安哥拉讓與德國，藉以滿足德國的殖民地要求。這種不正當的建議，在比葡兩國固已引起極端的憤慨，而我們亦不能不深表不滿；英國既認為委任統治地交還德國是一件不人道的事，則若以壓力加諸比較弱小的國家，強迫他們把向非德國所有的領土與人民讓給德國統治，於情於理，如何說得過去？

英國在非洲的最重要的委任統治地，當是面積達三十七萬四千方哩的坦干伊喀，因此坦干伊喀之是否將由德國收回，亦最為英國人所關切。十月二十七日，蒙巴薩市內曾舉行一個民衆大會，出席的有歐洲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總數在六萬人以上，在這個大會裏面，全體通過一個重要議案，請求英國政府繼續以委任的方式統治坦干伊喀；而最近下院中，對於坦干伊喀的將來，亦有激烈的辯論，當時某議員曾質問首相說：「政府是否預備在任情形之下，把這個委任統治地交還德國？」首相的回答是一個「不」字，語氣很嚴重。此外殖民大臣麥唐納，於本星期三亦有同樣的担保，他說，坦干伊喀總督業已奉命發表公報，轉達首相向下院所提出的保證，說是「英國政府並不預備把英國所統治的任何領地，交還德國」。

由德國履行反猶運動以後，英德的關係本已非



法國對西政策之徬徨

陳思敬譯

西班牙內戰一開始，德意就站在叛軍的一邊，加以干涉。雖說他們自己並不承認，可是事實俱在，無庸諱言。尤其是法國政府幫助西班牙政府而加以干涉，這倒要比較合法得多，因為它對於西班牙的正式政府，有加以援助的義務。可是法國並沒有這樣做，人都知其如是決定的意向所在。

法國政府企圖停止德意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干涉。它提議訂立「不干涉」協定，並努力以求得歐洲各國的承認。在軍火方面，它自動放棄了經濟資助的自由，努力以求保證該協定之效力，並希望能夠其他國家的附和。而且還更進一步，添去了西班牙政府的貿易自由。

九個月是過去了，又重新來磋商這些協定條款，更將其範圍擴大，涉及志願軍問題。不知花費了多少時間，組織成一個「不干涉委員會」，以謀強制執行這些條款。在這整個期間之中，法國小心翼翼地注意它所應盡的條約義務。可是事實證明了，只有它一國單獨地這樣做。

去年一年中，任他是怎樣樂觀的人，都可以見到，德意在西班牙的干涉，從沒有停止過且經官方的正式承認，不像從前偷偷摸摸的在那裏做了。它們在西班牙不僅是供給軍火，意國「志願軍」已在西班牙叛軍一方實際參加作戰。德國公開宣言希望促進叛軍的勝利。同時，不干涉委員會對於海軍方面

的努力，也為德意所破壞。地中海內發生了戰事行動。意大利的潛水艇在那邊大肆活躍，企圖封鎖西班牙政府軍控制下的海岸，於是就對接近這一帶海岸的任何國家的船隻，加以擊沉。

不干涉協定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各國所加於西班牙的干涉；可是干涉既不可避免，此協定又有何用？一年前，當去年九月的時候，在日內瓦與會國家中，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都同意不再受從前所簽訂條約的束縛，而恢復它們各別的自由行動，倘若這種情勢再得不到合理的調整的話。可是為了防止大家走極端，英法都盡了極大的努力，向意大利交涉，要它撤回在西的志願軍，但是毫無結果。

在這種情勢之下，法國政府能做些什麼？應該採取若何的步驟呢？還有兩途：第一，就是恢復自由行動。宣佈既定的目的達不到，它也就不負條約的義務。因為協定的目的，是要讓西班牙內戰自由發展下去，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涉。這其中的理由，真正是純粹互惠的。法國政府可以採取一種最容易最方便而又最合法的處置，那就是立刻宣佈不干涉協定之無效。它如果這樣做，是沒有人可以譴責它的，因為這種舉動，正和獨裁國家事實上所採取的一樣。宣布不干涉協定之無效，也就是說要直接參加干涉了，這對於那些獨裁國家，是給與行動上門答覆。

如果採取這種政策，那一定為法國政府中的社會主義分子所最滿意的，因為他們已往作過這種表示。但是法國政府並沒有採取這一種政策，而決定擁護不干涉協定之繼續存在。理由很簡單，就是他們從前既是要這樣做，現在就得維持下去。

法國政府不願和大英帝國在意見上或行動上有所分歧，因為英法聯盟是歐洲和平最大的安定勢力。雖是之故，法國政府乃不願走第一條路，以宣布不干涉協定之無效。而衷心的走最後一條路，以謀與大英帝國之繼續合作。（本文譯自美國現代史料。作者係法國前任內閣總理）

（續第七八七頁第三排）
常緊張，而首相的這種態度，說不定會加深緊張的程度。英德邦交既日趨惡化，英法關係亦很難有好轉的希望。但是我們又覺得，如果德國在猶太問題上依舊跟從前一樣，漠視全世界的輿論，則德對外關係的惡化，亦是無可避免的。例如最近的美國，即已彌漫着極深的憤慨情緒，循是以往將來美德的邦交即使不正式斷絕，亦將在無形中停頓。而且，只要義國人民能以合理的眼光衡論目前的事實，他們亦不一定會贊助德國這種野蠻的行爲。

在上述局勢之下而討論德國的殖民地問題，顯然是毫無結果的。而且這種討論是拖得長久，反對派便會有鞏固的組織。德國如果真想收復她的殖民地，就不應該故意而且凶狠地挑動英德的仇視心理；可是事實却適相反，這真使人百思不解的了。反猶太政策，既如此積極，則德國民衆的野蠻行爲，勢將更趨於極端，並將以更野蠻的手段，殘殺無辜的少數民族，這一點，我想德國的當局總不能裝作裝作吧。（譯自大美晚報）



蘇聯的「馬其諾防線」

安雄三島作

蘇聯在遠東的最強固的前哨，無疑是海參崴這個軍事根據地，海參崴的地位，甚至比堪察加沿海的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軍港或黑龍江沿岸的尼科萊葉夫斯克要塞，還來得重要。「滿洲國」的一部份國境被圍在蘇聯的馬蹄形的區域裏面，而海參崴適位於這個馬蹄形區域的南端，她可以控制日本海，並直接威脅日本的本部。

以海參崴作根據地，蘇聯的轟炸機就可飛渡日本海，轟炸日本的重要城市；蘇聯的突擊隊亦可出而切斷日本與「滿洲國」的交通，並擾亂日本海和琉球羣島附近的太平洋洋面。海參崴一天在蘇聯手裏，日本便一天不得安寧。

遠東方面，蘇聯的空军已擁有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架軍用飛機，而且近年以來，當局還在以迅速的速度，加強遠東空軍的實力。即就現在而論，他們還在把飛機的零件，不斷的從莫斯科運往遠東，以後，遠東空軍的飛機數量，必將遠勝于今日，這是可以斷言的，據可獲方面消息，蘇聯的遠東飛機隊，至少有百分之三十集中在海參崴附近；據言之，即海參崴附近的軍用飛機，至少有一百至五百架，其中一百架是海軍飛機，二百多架是陸軍飛機和重轟炸機。這些轟炸機大半是有四發動機裝置的T.B.-35式，每小時的速率為一百七十哩，能飛

航一千五百哩以上，牠們的主要任務，無疑是轟炸日本。

據我們所知，上面這種T.B.-35式的轟炸機，遠東方面至少有一百多架，蘇聯當局為要威脅「滿洲國」和朝鮮，還在以最大的努力，把舊式轟炸機逐漸淘汰，代以每小時速率達二百五十哩的新式轟炸機。

蘇聯當局為減少空襲的損失起見，便採取着分化的防空計劃。因此，原本集中在海參崴和哈巴洛夫斯克二地的軍用飛機，都分散到各軍事據點去了，而海參崴的地下飛機庫，且已全部完工。

至于海軍的實力，蘇聯自比不上日本。據所能採用的戰術，只有海空戰一種，因為，在不久以前，蘇聯的遠東艦隊，還祇有五艘戰鬥艦，三十艘水雷驅逐艦，五十至六十艘潛水艇，六十至七十艘高速度小砲艦——至于主力艦和巡洋艦，却一艘都沒有。直到最近，若干新造的砲艦和其他特用的船隻，才逐漸加入海軍的防務。這些高速度的小魚雷就像馬鮫一樣，力足以制牲畜的致命。我們知道，一個國家能有六十艘潛水艇，已經是一個很可觀的數目了。

蘇聯水雷艇上的軍官和士兵，都受有特殊的訓練，依照蘇聯的軍制，凡作戰能力特別超羣的人，

後方的沅陵

東籬

在長沙大火以後，一般人就要想念到沅陵，因為沅陵在湘西是一個商市的中心，是湘西門戶。

為了戰局的轉換，來沅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於是人生必需的食住兩項，發生了嚴重的問題。雖然是人生必需的食住兩項，究竟供不應求。一間很小的屋子當局的極力設法，究竟供不應求。一間很小的屋子，已由二三元而至六七元了。主要的食品，肉米菜蔬，莫不增加幾倍，青菜是六分錢一斤。沅陵的士商，莫不紛紛避難者提高了，其實沒有日寇的侵略，那裏會有被難者呢？

因學校團體的到來，於是才有了嬰兒健康比賽，游泳比賽，這一類的項目，在湘西還是創舉。抗日宣傳的工作，在這兒頗有效果，抗日的情緒，增高了不少。在每一處，每一角，都可以聽到「向前進，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的聲浪，這是每一個不願做奴隸人們的呼聲。沅陵已到了大時代在前進。

在一般人的腦海中，對於沅陵似乎還留着一個不可磨滅的陰影——匪，多得驚人。以前的土匪，的確有幾萬，但是自從省府行署動員食後，他們明白了中國的敵人，已經給口向外，成為抗日的英雄了。

這裏有二家日出四開的報紙，國民日報比較通確實一點，在長沙發行的力報，中央日報，大公報等，均須隔二三日方可寄到，文化食糧的需要，是很迫切的，報紙雜誌莫不利市三倍，可是因為交

政府總授以一級紅旗爲勳章，而遠東方面，能够受到這種勳章的，大半就是水雷艇隊的官兵。日本對華的戰事一日不結束，則海參崴附近的海軍實力，自然會一天天的增強起來。

現在蘇聯當局對於原有的海軍實力，已不復以爲滿足，在不遠的將來，牠將建立一個極強大的艦隊，俾與日本抗衡，這一點，實在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 ※ ※

將來蘇聯的海軍和空軍，定能充分發揮牠們的戰鬥力，原因是，牠們有鞏固的陸軍根據地和空軍作戰的保護；這些空軍根據地和空軍，都配有口徑極大的重砲，重砲上面又有鋼骨水泥製成的堡壘，能抵抗炸彈和砲彈。不久以前，大家還不相信蘇聯參戰配置有十六寸以上口徑的重砲，以控制日本艦隊的襲擊，但現在，我們就是不要不信，也不可能了。那末，蘇聯在什麼時候把這些重砲配置起來的呢？這個問題，至今還無人知道，我們所能知道的，祇是在這些重砲堡壘，有的口徑竟達二十寸，甚至到二十寸以上。

而且地面上還築就了托契卡斯防線 (Tschikassing) 以保護這些要道的安全。

所謂托契卡斯防線，其實毫無敵小堡壘的行列，由三尺至十尺厚的水泥所築成，能抵禦重砲的炸彈和砲彈。這些小堡壘上，大多架有機關槍以對射對方的步兵，平射砲以抵禦坦克的衝鋒，同時又有完善的防毒設備應付敵人之毒氣，每隔一

千尺或一千五百尺，總有一個托契卡斯防線在那邊，極目望去，全線密密集集的都是這些小堡壘。

※ ※ ※

第二道防線上的堡壘，都設在第一道防線上的兩旁。第二道防線以外又有別的防線在後作支持；一道，兩道，三道，有時甚至到四道，在最後一道防線之後，便是極其堅固的砲台。後方與防線之間復利用地道，電話和無線電來維持交通。

這些防線的作用，不僅是保護海參崴一隅。北自奧斯特的南岸起，中經斯巴斯克，葉尼哥夫卡尼科爾斯克，以至海參崴附近，都有這些小堡壘所排成的永久防線。這些防線和「滿洲國」的邊界，距離達一百餘哩。除托契卡斯防線而外，蘇聯的軍事當局復有各種充分的準備，以保護尼科爾斯克與海參崴的安全。總之，在遠東方面，諸凡軍火的儲藏，電報事業的設施，以及糧食的供給等等，均已全部完成，而且準備很充足了。

※ ※ ※

設不定現在的海參崴防務，已比上面所述的更來得強固。據說，甚至在海參崴市內，亦築着同樣的托契卡斯和別種防禦工程。我們無論從海上或陸地上去攻海參崴，都將遇到極大的困難。事實上，他已經是一個不可攻克的要塞了。

(沈逸君譯自東京現代雜誌)

通的問題，許多的以物戶失却了重心的時性。在每一塊中國的土地上，日寇是不曾放棄了他慘酷的手段——燒燬的，但是沈陵的防空，實在太差了。警報來了。街上就擁擠了人。衝的前後，一簇簇的人波河，沈陵的人爬山，這是多危險的一個目標啊！背後山脚下，很好的防空壕地帶，爲什麼一個防空壕都沒有呢？縣政府，警察局，防空指揮部，也應當爲民命上着想一下才好。

沈陵的一切，正在這了六時代前進，他更準備着，準備着怎樣才能把日寇趕進墳墓中去。

自衛隊第三聯合司令部

- 地方行政機構的改造 蔣委員長
- 用三民主義打大陸政策 周佛海
- 抗戰建國的基本條件 張發奎
- 抗戰期內的建國工作 胡秋原
- 以完成辛亥革命來紀念辛亥革命 吳開先
- 民主政治 (R.C.) 陶百川
- 論地方民意機關 邵力子陳之邁曾琦等
- 如何使省錢出錢有力出力 沈鈞儒
- 現階段的外交路線 陶百川
- 現階段的經濟工作 許世英
- 警告美國人士 胡適
- 四國協定與遠東外交 周鯉生
- 四強協定後的國際局勢 王龍軍
- 衝破最後的難關 陳誠
- 天堂被玷污了 林語堂
- 蔣委員長英文傳記 董穎光

你由信不信

本欄皆選
保摘錄外
國文及港
滬兩地報
章雜誌中
之名貴新
聞而為內
地報紙所
未登載者
惟其可信
與否則本
刊不能確
說請讀者
以常理判
之可也。

一 我各線即反攻

中聯社訊：消息：蔣委員長頃令衛立煌李宗仁薛岳各戰區司令，於二月中一致向各戰區日軍反攻。故逗留豫地之衛立煌乃急返洛陽，而李宗仁亦急歸指揮地點，從事準備。

(上海新聞報)

二 中蘇新交通線

「哈瓦斯社十日莫斯科電」古昔所謂「絲路」，乃係印度波斯各國與中國通商必由之路，其時之駱駝隊，均自喀什干城、薩瑪肯特城、蒲哈拉城一均在蘇聯烏茲別克斯坦邦境內一迤至庫爾嘉城。一在新疆省即惠遠城。迨至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後，始乃予以放棄。茲為便利交通計，又復決定予以修復，業於一九三七年初間，開始在蘇俄境內建造公路。其自艾佛爾尼城，一即阿拉木圖一迤至貝塞加一段，業已完竣。當於本年之內，延長至瑪爾伏諾村。一與艾佛爾尼相距七十五公里一

三 中國民族富於適應性

日本現已在華作長期戰事，但欲達到建設東亞之目的，必須按既定步驟，謹慎將事，庶不致墜入口口之陷阱。英美對華之經濟援助，國聯對

之態度，以及英美法有在遠東採取共同行動之可能，均與中國抗戰有密切關係，不可不注意及之。日本須運用全力，更發動第三國之觀念，亦不可輕視中國之抵抗力，同時對於中國財政漸於破產以及國共合作加強種種問題，亦不必多談，因中國民族富有適應性也。(上海大陸新報社評。按該報係日本人所辦)

四 「東亞新秩序」之範圍

(漢口廿一日合衆電)日本之東方文化協會會長中村，最近赴美國講演，現已返此。據彼今日對合衆社記者稱：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範圍，包括安南暹羅在內。因該兩地之人民，並未享受其應得之待遇。在歐洲人民之自尊心未打破以前，國際糾紛，終難避免。至於中國問題，日本之主張為各國若欲與中國交涉，應由日本代為辦理云云。

(香港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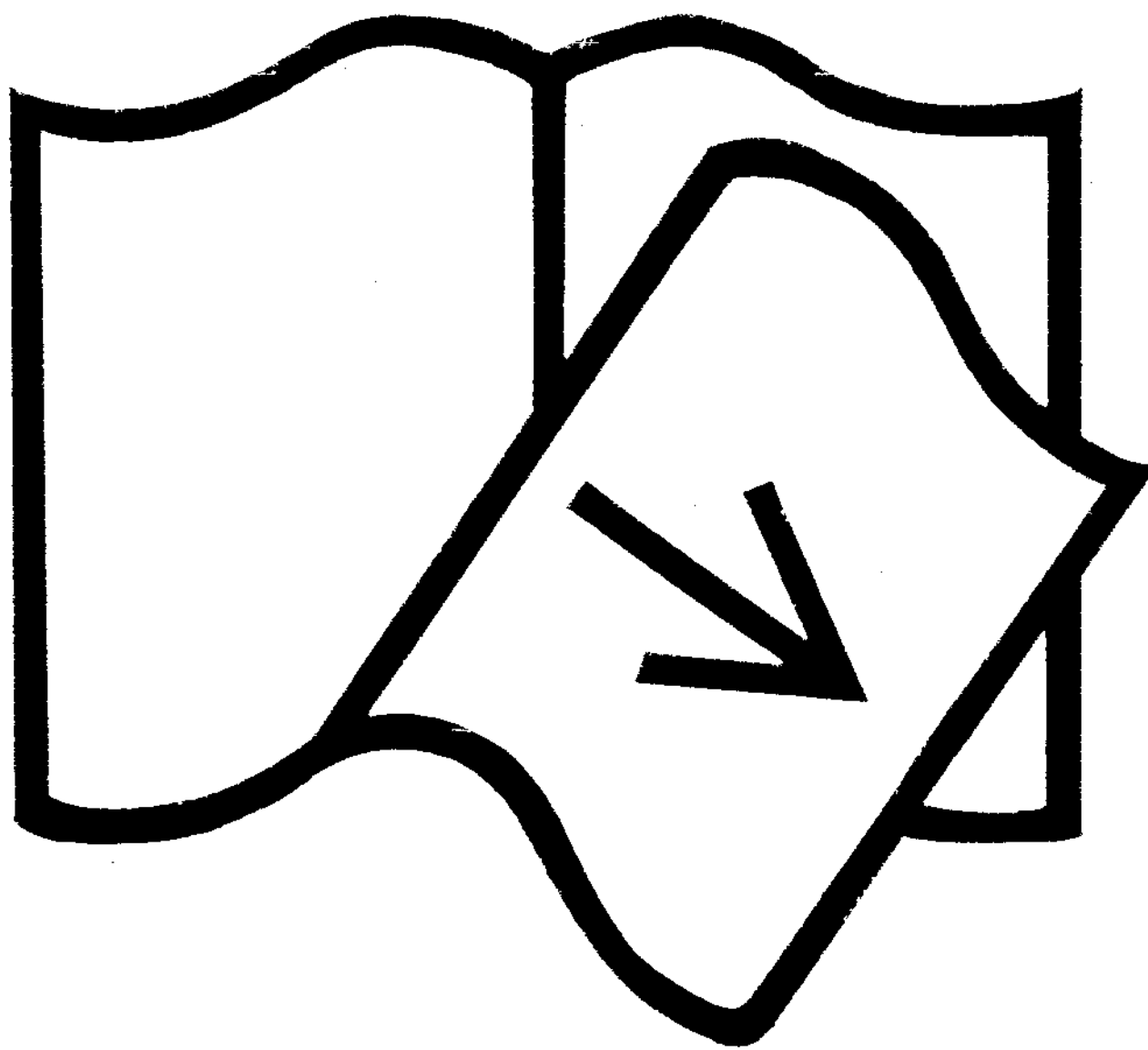
五 被俘排長自首報告敵軍真相

我某部機槍連排長閻玉麟，上年九月在金牛參戰，倭寇不顧國際公法，施放催淚性瓦斯中毒，不能行走被敵王村部隊俘獲，逼為肩負，隨火綫轉至上月，乘敵戒備疏忽，冒險逃出，到某縣府自首。頃轉解抵長。據供：當被俘時，敵以我身係軍官，如得至寶，幾經嚴刑拷訊，忍痛未吐一語。敵見未得要領，改用懷柔手段，始以高官重金相許，繼又以美色迷惑，欲逼我吐露真實軍情。但我自思乃皇帝子孫，革命青年，殺敵戰士，如有神明在側，

利刃過胸，不敢稍為所動。後來敵監視稍鬆，始在岳陽東南之西塘，乘隙逃出自首。綜計陷敵三月，偵知敵戰時陸軍編制，每大隊轄四步兵中隊，一機槍中隊，一步兵砲小隊合計為一零七零人。現因傷亡慘重，多不足額。敵軍隊中半日籍，餘為朝鮮與東北人，年齡均在卅以上，多係病夫，訓練不精，尤其各個思家心切，厭戰情高，怕死心重，少有鬥志。聽到我遊擊隊威風，即整居不敢越雷池一步。王村中隊行軍時，先派騎兵四名任搜索，每行五六華里，必休息，因其身病負重，加以足穿皮鞋，不能持久。王村隊屬七〇一大隊，該大隊全部分駐林四圍，原無作戰準備，後因受我遊擊隊日夜不斷襲擊，發生恐怖，始構築工事。作戰時用騾馬馱運補給，駐防時用汽車運輸，因受地形限制及我遊擊隊截擊，聯絡易中斷。子彈食糧，常感缺乏。敵每至一地，決肆行淫擄，又強迫使用軍用票。人民在其淫威下，勉強接受，背後即焚毀。對我法幣極備用。敵每受我遊擊隊襲擊，必移恨駐地人民，大舉燒殺。因之人民逃避一空。至敵不攻長沙原因，係由廣州方面作戰不利，從武岳線抽調大部隊往援，兵力單薄，故不敢前進云。(上海文匯報)

六 稱軍火由緬輸來益增

(東京十三日合衆電)自英國對華信用借款一千萬鎊成立後，經由緬甸輸軍火，已日益增加，至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兩月內，英國輸華軍火達六萬噸，另有六萬噸現在途中。中國銀行在九分行，為中國政府之經濟援助云。(一，十四，香港立報)



缺

7	9	1
---	---	---

 -

8	0	0
---	---	---

 页